



准噶尔盆地发现 珍奇古鸟类足迹化石

中美两国研究人员近日公布,通过对新疆准噶尔盆地边缘发现的鸟类足迹化石研究分析,确定了它们分别属于道氏韩国鸟、强壮魔鬼鸟,以及未定种的高城鸟和其他水生鸟类,并依此复原了距今约1.2亿年前魔鬼城地区多样的古生物群与湿润的古气候环境。

这项研究成果是由美国犹他州迪克西州立学院的哈里斯教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生物科学系的邢立达博士以及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地层古生物研究室研究人员贾程凯等古生物研究学者经过近两年的研究得出的。

2009年7月间,中美两国的古生物研究人员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准噶尔盆地魔鬼城附近考察时发现了大量鸟类足迹和数十个恐龙足迹化石。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化石上的足迹大多数属于鸸鹋类足迹。它们最大体长约70厘米,体重400余

克,为小型涉禽,主要栖息于各种湿地,如滩涂、淡水湖、咸水湖、湿润的田地沼泽等地域,以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为食,喙较细长,绝大多数种类有迁徙习性。

4月20日,记者跟随贾程凯以及新疆克拉玛依魔鬼城恐龙奇石馆馆长安建福一起,前往发现这些珍贵化石的区域。

“你们看,这些脚印就是原始鸟类留下的!”记者留心观察发现,在一块已经开裂的岩板上清晰的印着杂乱的脚印,就好像一群大大小小的鸡刚在泥地里觅食后留下。不少石板上都有类似鸟类的脚印痕迹,一些化石板上还布满密密麻麻的蹄状颗粒。但由于历经日晒风吹雪覆,化石表面已经严重碎裂剥落。

研究人员在这片区域的重大发现是,这些鸟类足迹分别是新属新种的强壮魔鬼鸟足迹、新种的道氏韩国鸟足迹,以及未定种的高城鸟足迹和其他水生鸟足迹未定种。

“这是克拉玛依地区,乃至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存在过古鸟类的首个确凿证据,对于古生物地理分布、古环境复原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贾程凯说。

美国研究者哈里斯认为,作为新物种,强壮魔鬼鸟足迹非常独特,它们又短又粗,完全不同于以往鸟类足迹纤细的趾痕,很可能是由那些长有蹼状足的水鸟所留下的。所谓的蹼状足是指脚趾两侧具有叶状瓣膜,这是水鸟脚部适应游泳的特化。

另一个新物种是道氏韩国鸟足迹,韩国鸟足迹最初发现于韩国咸安郡,是一类非常典型的中生代鸟类足迹,“这是在魔鬼城区域首次发现的新种属。”贾程凯说。

通过分析这些鸟类足迹,研究人员还推测出这些原始鸟类的的生活习性。如发现数量最多的道氏韩国鸟足迹非常散乱,而高城鸟则留下足迹规则的觅食行迹。

对比当地古地理环境的分析,研究人员推测,准噶尔盆地魔鬼城一带在距今1.2亿年前应是一个巨大的河口冲积平原,也称三角洲

地带,气候温暖湿润,湖岸的植物高大茂密,一群群水鸟在此嬉戏,偶尔也有恐龙成单或成群来到水源边饮水、觅食。

迄今为止的发现也印证了研究人员的推断。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吐鲁番群已经发现了角龙类恐龙——新疆鹦鹉嘴龙,晚期剑龙类恐龙——平坦乌尔禾龙,大型蜥脚类恐龙——蒙古亚洲龙,大型兽脚类恐龙——石油克拉玛依龙,以及大量的翼龙类化石等。

魔鬼城又称克拉玛依乌尔禾风城,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佳木河下游,是典型的雅丹地貌区域,常年干旱、大风。据地质工作者考察,大约在7000万年至1亿多年前,乌尔禾是一巨大湖泊,经过两次大的地壳升降变迁,湖水消失,乌尔禾湖泊变成了夹沙岩和泥板岩的陆地。

(毛咏 白志强 刘杰)

大脑确实可以“半睡半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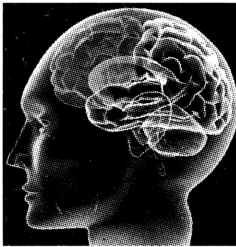
人们常常用“半睡半醒”形容犯困时做事准确下降的情况。而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实验鼠的大脑的确可以出现这种状态,当大脑总体上还处于清醒状态时,某些局部区域脑电波的测量结果却表现出睡眠的特征。

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研究报告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机构研究人员让一些实验鼠较长时间处于清醒状态,直到可能开始犯困的时候。这时虽然可以明显看到它们仍在活动,其脑电波在总体上表现出清醒的特征,但用探针在其大脑中某些局部区域测量到的脑电波特征却

显示其已睡着了。研究人员托诺尼说,多次实验显示,这些睡眠区域出现的位置是随机的。在实验鼠仍总体清醒但已犯困的时候,其大脑中一些区域开始随机地局部入睡。

这些局部入睡的大脑区域可能与活动能力有关,这较好地解释了在“半睡半醒”状态下做事准确下降的情况。本次研究也显示,那些半睡半醒中的实验鼠,用爪子获取食物的准确度明显下降。

(黄方)



特定基因长度决定幸福感

由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行为经济学家扬·伊曼纽尔·德内弗带领的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与人的基因直接相关,而且这种基因的长度决定幸福感的程度。由于人们体内的这种基因结构有差异,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才不相同。

伦敦政经学院研究人员日前发表报告说,他们的研究主要针对一种名为5-HTT的基因。这种基因能帮助管理脑内血清素的输送,血清素被认为是与人类情绪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研究人员对2500多名参与实验者的基因数据进行了分析,特别注意了他们携带5-HTT基因的那种变

体。因为5-HTT基因存在“长”“短”两个不同结构,而较长的那一组决定人们幸福感的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从父母那里遗传了两个“长”5-HTT基因的人,有35%对生活非常满意,有34%感觉满意,只有20%的人感觉不满意。而遗传了两个“短”5-HTT基因的人,只有19%有幸福感,感觉不满意者达26%。

德内弗表示,5-HTT基因的不同组合方式决定了人的幸福程度,“当然我们的幸福感不是完全由这一基因决定的,其他基因以及我们在生活中的体验也是个人幸福感不同的主要原因。”

(李文云)

澳大利亚发现艾滋病病毒抗体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在一些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身上识别出一种艾滋病病毒抗体,并且有望在此基础上研发出预防艾滋病的疫苗。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100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血液样本时发现,这些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体内便会产生一种抗

体,这种抗体可以促使人体免疫系统找到并攻击艾滋病病毒,从而使人不会发病。领导这项研究的墨尔本大学教授史蒂芬说,这种抗体并不能起到治疗艾滋病的效果,但是如果人们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前获得这种抗体,则可能遇到预防的效果。他们说他们下一步将在此基础上研发预防艾滋病的疫苗。

(钟光)

4300年前已有两室一厅会议室

近日,一组距今约4300年前的大型公共建筑遗址现身成都新津县宝墩村宝墩遗址中心区。

可能是议事聚集场所

6日下午,记者来到宝墩村,一处平地呈现在眼前,地面上标注了39个白色方框。成都文物考古队工作人员说,这些方框是本次发掘出的建筑立柱基址。

这些立柱的排列具有明显的规律性,26个立柱勾勒出一个长方形的“大厅”。由于大厅面积较大,中间还有3根立柱辅助承重。两侧,10根立柱组

成两处“厢房”,组成一套具有规整“品”字形结构的“两室一厅”建筑。

“如此宏大的古建筑,可能是古人议事或举行重大活动的聚集场所。”考古人员说,这处建筑遗址距今约4300年前,面积超过300平方米。可以基本判断是新石器时期的重要公共建筑。

本次发掘中,确定这些立柱的具体位置,首要的判断依据是地面上残存的原始柱坑。每根立柱下,均铺设有一承重用的卵石。

地势较高古城保存完好
在大型建筑附近,考古人员还发



掘出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虽然并未出土随葬器物,但骸骨却保存得相当完整。

DUSHU

读书



地震引热灾难书

纪实及应对辐射主题图书热销

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日,5月12日是中国防灾减灾日。在这两个纪念日到来之际,如何防灾减灾、保护生命的议题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由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灾难书”出版渐成气候,呈现日本大地震真相,应对核辐射和海啸的图书成为一股出版潮流。

纪实呈现日本大地震

今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件。日本政府、媒体和民众的表现,都让网民十分关注。近日,市面上出现了两本同名的《日本大地震启示录》。其中,社科文献出版社社教部编著的《日本大地震启示录》,不仅有客观报道,还有微博评论;不仅有中国人的视角,还有日本人的感受。本书并不仅仅关心核泄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而且希望以邻为鉴,努力从日本的灾难应急中获得经验与教训。金圣荣著,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另两本同名书,则偏重于纪实性。

而搜狐总编辑于威主编的《大头条:“3.11”日本大地震搜狐微博全纪录》,所有内容来自网络在搜狐微博上发布的关于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和见解,并配以现场图片和背景资料。搜狐总裁张朝阳在序言中强调了微博传播日本大地震相关资讯中的重要作用,他还提到,抢盐的时候,自己立即辟谣,导致微博上对此行为一片嘲笑,“后来那些囤积盐就卖不出去了。”而马泰泉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大地的震撼:揭秘中国地震预报》等等,本书直接将目光瞄准了国内发生的几次大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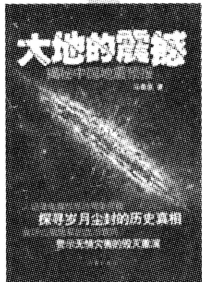
理性、科学地防辐射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件后,曾在多国引发谣言和恐慌,我国出现了民众抢购食盐以“防止”核辐射的现象。黄山书社迅速出版了核辐射知识科普图书《核辐射普及读本》,该书是核物理与核医学等多学科专家合作撰写的一部跨学科科普读物,全书分核辐射基础知识、电离辐射生物效应等六大部分,同时附录有关国际性组织和机构、历史上几次重要的核事故对环境的影响等。其内容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应和口碑。同类书还有中国工程院组织、中国科学院支持,科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核与辐射防护手册》一书。

此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也在灾后短短数日内即推出了小册子《核辐射·地震·海啸120问》。该书以问答形式,分核辐射、地震、海啸三个篇章,从基本知识、灾害预报、灾害防护角度,向广大公众介绍相关地质灾害和核泄漏事故中防护与自救的基本方法,用科普知识帮助广大读者架起一面自我保护的“盾牌”。

同类书还有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核与辐射应对防护99问》,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地震与海啸》,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核辐射安全防护知识问答》等等。

(张弘)



《南塘》:身在红尘心存隐逸

洪放先生的散文集《南塘》是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中的一本。书的封底有关于这本书的文字:“这是一本一个人的心灵史。从青春到秋风,从苍凉到澄澈,从张扬到内敛,渗透了作者对生命、自然与高远的天空以及悲悯的大地的观照。”我很喜欢这几行字,因为它十分准确地概括了这本书的精髓。

生命是美好的,然而,每个个体的生命只是整体生命长河中的一滴水滴,一粒沙子,个体存在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与自然界的永恒相比,都显得脆弱和渺小,《南塘》一书弥漫着这种光阴如梭、年华易逝的感叹。譬如《纪念落日》一篇,作者写道:“谁又不面对落日感到无奈?我想起早年故去的祖父,想起现已苍老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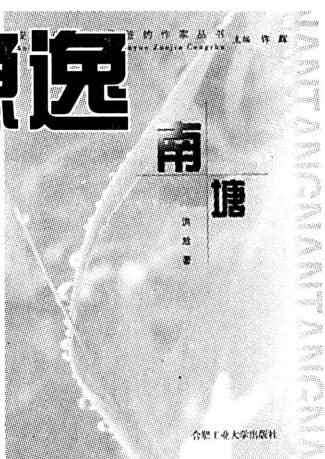
一抬首,又在落日渐渐黯淡的光影里,看出了我自己。”

《南塘》有着一种淡淡的感伤,但绝不悲凉。因为个体的生命虽然短暂和渺小,但通过自己点滴的努力仍然可以聚沙成塔,甚至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事物。《南塘》一书娓娓地向我们倾诉出作为生命个体“虽然平常,但绝不平庸”的情愫。譬如作者写道:“我经过了一朵花,我听懂了她们为什么不再拒绝春天,为什么备受痛苦还要绽放,为什么终将成泥还要灿烂的声音。《花开》”诠释出生命之花虽然短暂,但却要开得灿烂的豪迈情怀。

《南塘》一书的语言清新、淡雅,且善于以诗入文,写景抒情不时跳出一些诗意的句子,需要读者用心来领悟。譬如:“一万朵菊

花其实只是一朵,一万种幸福其实只是一种幸福。《澄明》”这样的句子已经触及到哲学上的“名”和“象”之争,与著名的“白马非马”的命题颇类似。再加上《南塘》一书所收的篇目,皆为作者本人平常所见、所思和所悟,作者将个人的所思、所悟和谐地融入日常景物的描写中,所以,文风雅洁而不晦涩,读来令人感到很亲切。

我从《南塘》一书中还读出了作者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种豁达随性的人生态度。如,他在《南塘》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本来,我觉得这集子出版时,应该有一篇序。但后来否定了,也许连这个后记也没有必要。”而“想要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安的地方,却又还得在红尘中奔走(掸一身灰,且吃茶去)”一句,表明了作者在滚



滚红尘中,存一颗出世的心。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情怀,所以作者能在观照自然界时,心境才能宁静、澄澈;才能从自然中见宇宙之道,见生命之道;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守住“南塘”的一片安宁。

“南塘”——好美丽的一个名字。

(俞胜)

四川诗人姜明以诗为汶川英雄树碑立传

“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前夕,四川诗人姜明创作的诗集《万物生长——汶川地震人物志》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诗歌为形式,为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英雄群体画像、树碑、立传的文艺作品。

诗集《万物生长——汶川地震人物志》系作者精心酝酿两年,为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特别奉献的英雄颂歌。全书以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和灾区坚强崛起等重大事件背景,以三年来涌现出来的各类著名英雄或具有英雄精神的典型人物为主角,全面、形象、小切口、多层次展示四川从悲壮走向豪迈的光辉历程。

这是一部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及

灾后重建中的英雄群体画像的文学作品,全书共分三辑,每一首诗均写给某一位英雄或某一类英雄群体,时而婉婉细腻,时而宛如大江东流,字里行间流淌出诗人对英雄人物的感恩和敬慕。

其中“爱很大”是写给对口援建的英雄。援建让灾区面貌焕然一新,结合各省市的援建特色,诗人作为18个援建省市分省市量身定做了一首感恩诗歌,表达灾区人民对援建者们的真挚情感。作者视其为“灾区人民回馈全国的感恩组歌”。

诗人是四川日报记者,三年来采访了大量灾区人物,本书的众多英雄均系诗人的采访对象,故本书情感真挚,宛如大江东流的字里行间,闪烁着诗人与英雄们心灵对话的温婉和细腻。(周迪迪)

《生命如歌》讲述非洲男孩死里逃生

普利策奖得主特雷西·基德的新作《生命如歌》近日引进出版,该书曾获亚马逊年度好书、2009年美国国家书评人文学奖等奖项。基德耗费七年的时间,跟踪采访了从两次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非洲男孩德奥,并由此讲述信仰、善意与生命的力量。

书中讲述德奥的整个世界被一场席卷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彻底粉碎。

六个月残酷的逃亡,死生无处不在。德奥身无分文地来到了纽约。语言不通,他无法与人交流,但他却从未忘记微笑,从未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尽最大努力去做任何与医学有关的事情,想要在支离破碎的祖国建立医院。据了解,该书作者基德毕业于哈佛大学英文系,代表作《新仪器的灵魂》荣获了普利策虚构类大奖,《生命如歌》是他的最新著作。(刘峰)

《人民文学》试水零售坚持品味

5月,爱好文学的读者们惊喜地发现,在路边的书报摊上、邮局的小书亭中、馨香的茶室和咖啡厅里,出现了《人民文学》的身影。

4月起,作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原创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在南京、西安、武汉、长沙、石家庄等城市试水零售市场。“我们‘放’出去的期刊,售出率大概在70%以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不仅是为了看看‘皇帝的女儿’有没有人要,更重要的是,希望纯文学能够增加自身的沟通和应变能力,走进生活、走进受众,赢得市场、赢得喝彩,同时努力寻找支持中国文学走向未来的力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李敬泽说。

创刊62年,被誉为文学“国刊”,《人民文学》这次主动靠近市场,走进街头巷尾的举动,或可看做纯文学期刊面向市场、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的一个风向标。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主要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与报告文学作品,60余年来影响了数代读者,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国家队”,上世纪80年代曾创下186万份的发行纪录。如今,文学大潮随着商品大潮的兴起而退场,文学期刊饱受市场冲击,《人民文学》的印发量目前保持在5万份左右,虽仍居原创类文学期刊单月订数第一,但辉煌不再,发行量一度跌到2万份以下。

(李筋 赵越)